

国色天香 石斛群芳

余显斌

比性，它们是两种性格完全不同的花儿。怎么说呢？棒节石斛有点如红娘，敢爱敢恨，敢于表现自己的喜好；黄喉石斛则反之，有点含蓄，有点内敛，有点婉约，有点羞涩，是崔莺莺。

两个在一起，能够上演一曲《西厢记》，让王实甫先生的笔尖再悲伤一次，再在宣纸上书写一次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？总是离人泪”的句子。

棒节石斛花开得嬉笑随意，随心所欲，想咋的就咋的，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开，别人的评论，不听。黄喉石斛则反之，花为白色，花瓣如雪，如白色的丝绸，如一片裁剪的云朵。它的唇瓣呈现喇叭形，外面白，里面素黄。素黄是我创造的一个词，专门用来形容黄喉石斛的唇瓣底部的，那种黄如山泉水洗过的玛瑙一样干净，无痕，一尘不染。素雅吧？淡然吧？含蓄吧？内敛吧？

这是一种大家闺秀的风韵，是一种读过很多诗词后的女子的风韵，和棒节石斛是不一样的。棒节石斛活泼，黄喉石斛稳重；棒节石斛自然，黄喉石斛端庄。

晶帽石斛的花儿和黄喉石斛的花儿，无论花型花态都有些相似，估计它们是孪生的姐妹。两种花儿在一起，人眼一时是难以区分的，只有蜜蜂能准确区别。蜜蜂是花儿的知己，花儿的朋友，因此，最了解花儿的性情，花儿的姿态。

晶帽石斛的花瓣和唇瓣也是白色的，只不过它的尖端是胭脂色的，慢慢到了底部，就呈现出白色。它们的水灵水润相同，通透也相同。

这两种花儿，是诗词里的新娘，带着微微羞涩，很有点“洞房昨夜停红烛，待晓堂前拜舅姑。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”的样子。世间如真的有这样的女子，有这样的妆容，哪一刻让人见了，真有一种时光如歌、人心如月的感觉。

如果上苍能让我有着这两种花的美，这两种花的妆容，让我在最美的时节遇见最美的你，到时会我轻轻问一声：“呀，你也来了？”如果真的有着那样的一刻，便胜过了长长的一生，胜过了百年的爱情。

很多花儿的心，灵过人的心。
很多花儿的心，是能相思中的女儿心相比的。

龟背石斛又叫聚石斛，我觉得，其中的意思，是因为这种石斛的花儿很多，很密集，是黄色的，一种明黄色，一种水黄色，一种纯洁的黄色。唇瓣的黄色较深，较浓，就那样在花架底部透着香韵，透着安静。

龟背石斛的花儿，是一种爱热闹的花儿。所有的花儿，就那样挤挤挨挨的，好像在一起聊天，在一起私语，在一起说着自己的小心思。我见过一个女孩，和其他女生说话的时候，喜欢面对面，将手伸着，搭在其他女孩的肩上，睫毛一眨一眨地，不知谈一些什么，然后就是弯着腰，“咯咯咯”地笑开了。面对这样的女孩，你满心的忧愁瞬间就没有了，就烟消雾散了，眼睛里看到的只有洁净的天，白亮的水，有白云一朵朵在水底飘过。

龟背石斛花儿，是一种毫无愁思的花儿。这种花儿心中干净，灵魂干净，没有沉重，没有灰尘，没有小心思。即使有吧，如一个开朗的女孩一般，站在那儿，斜倚栏杆，微微地皱一会儿眉，睫毛上挂一滴泪珠，一会儿工夫，就嫣然一笑，就开始跑着叫着，开始打秋千了。

小家碧玉，是这种花儿的特性。懵懂天真，是这种花儿的情态。

这种花儿如果化身为官女，就是杜牧诗词中的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”的那个女孩；如果是江上采莲女，就是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”的女子。即使已经出嫁，做了人妇，成了少妇，也是“闺中少妇不知愁”的性情。

人间烦恼，犹如水光，拂去还来。什么时候能像一朵龟背石斛花儿，一身纯净，面对得失，面对荣辱，面对滚滚红尘，毫无一丝的悲愁，一丝的沉重，整天微笑着面对世界，该是多好啊！世界给我以沉重，我还世界以笑容；世界给我以纷争，我给世界以清静。这也是一种赠予，一种涵润。

我若念珠在手，踏遍千山，愿做一朵龟背石斛花儿。我若面对人间名利，挥手不顾，愿做一朵龟背石斛花儿。这是一种佛性花，一朵禅悟之后的花，一种经过暮鼓晨钟洗涤过灵魂的花儿，一种“心中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的花儿。

具槽石斛和龟背石斛相似，只不过，具槽石斛的花儿更密集，简直是挤在了一起，也是黄色，一尘不染的黄，不着痕迹的黄。

我站在这两种花前，时间久了，看花无语，简直静如偈语。

四

我不知道这一种石斛为什么叫蜻蜓石斛，就如我不知道自己的名字，为什么就叫英子。我不是蒲公英，当然，特别希望如蒲公英那般清淡、清雅、素净，没有一丝重浊，在朝露中慢慢地开着，美着，让那个从远处走来的读书人，蹲下来看着，然后长叹一声：“多美的一朵蒲公英啊，美得如心中的梦！”

我想，蜻蜓石斛莫非也有着这样的想法吗？莫非，蜻蜓石斛的心中，也有一个书卷气袭人的身影，也有着一个翰墨一身的书生？

蜻蜓石斛的花瓣是椭圆形的，一瓣瓣透着水意，透着微微的晕红，花瓣上有花纹，一丝丝地延伸着，如穿着丝绸一样。它的唇瓣底部，有两抹黑红色，如两只眼睛，用陕北信天游里的歌词说，就是“毛眼眼”，“上河的鸭子下河的鹅，一对毛眼眼望哥哥”中的“毛眼眼”，就那样看着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阳光。它在望谁呢？也望着心中的哥哥吗？它的哥哥是蜻蜓吗？一定是的。因为，这种花儿并不像蜻蜓，倒有点像蝴蝶，却叫蜻蜓石斛，一定是心中有一个影子，就是蜻蜓了。时光如水，那年那月，曾经有一只蜻蜓飞来，扇动着磨砂般的花纹翅膀，甚至还在花骨朵上停留了

一会儿，然后就飞走了，将一段思念留给了这朵花儿。

从此，它就望着天边，等着心中的“哥哥”回来。它前年望过，去年望过，今年望过，明年还会这样。只不过，那只蜻蜓会回来吗？去年的风太大了，今年的雨太猛了，那只蜻蜓该安然无恙吧？自然界中，谁敢说一种生物不会爱上另一种生物啊，谁也说不清，就如蜻蜓石斛永远弄不清我们人类的感情一样。

这些石斛花儿，就这样盛开着，美丽着，开出自己的性情，抒发着自己的感情。

陌上年年草木花，不知相思落谁家？
谁家花儿没有情，日日相思对月明。

这些相思中的花草，当然也包括石斛的，花儿越美，相思就越细腻美好，越是带着一种浪漫和氤氲的诗意。

有时阅读石斛花儿，就是在阅读自己的一段难以言说的心思，一段岁月的记忆。这种心思和记忆，也美如一朵朵石斛花儿，盛开在时光的一角。

龟背石斛

很多人认为，石斛只有药用价值，将石斛煎汤，坐在阳台上，或者办公室，慢慢品饮，时间一长，一身轻松，脚步带风，衣袂飘飘，犹如神仙。

这些，是石斛的养生功能。

石斛还有养眼功能，这就是石斛的花儿。很多种石斛花儿都国色天香，自带风韵，一出现在人们眼前，就如倾国倾城的美女，团扇一挥，回眸一笑，就能颠倒众生。

石斛花儿的第一名品，当推棒节石斛。

棒节石斛，名字一般。很多美女，都有着一个小名，譬如吕后，据说长得很美，让刘邦那样一个花痴留恋不舍，以其为后，但是吕后的小名却不咋样，叫雉。不过，粗俗的名字，并未影响对方长眉细目，眸光闪烁。棒节石斛的名字，也是一样的，并不影响花儿的美。那种花儿，仿佛有着晶莹剔透的心思，长出了一种谁也想象不出的美丽的姿态：花瓣白色，慢慢到了尖端，呈现出一种玫瑰红，淡淡的玫瑰红，就如女孩腮边抹上的胭脂，水润润地透着。花瓣有点荷花的形状，灵秀着，绝不粗笨。花朵的内里底部，一般称为唇瓣，听听，好像嘴唇一样，哪个女孩如果长着这样的唇瓣，对着心上人俏皮地一吻，还不让对方愁闷全失，阳光灿烂。棒节石斛花的唇瓣，不是胭脂润红的，不是樱桃一点，也是花瓣形的，其尖端亦为玫瑰色，中部慢慢浸成黄色，到了底部，成为深红色，甚至是黑红色。

哪朵花儿会长成这样？没有，它们设计不出这样的样子。棒节石斛就设计出来了，就这样开着花，开出一一种顽皮，一种俏丽，一种邻家小妹情窦初开的样子，在风中美着，在阳光下美着。

所有的鸟鸣，所有的露珠，这会儿都相形见绌。至于花儿草儿，就更不用说了。

诗人曾说，每朵花儿都是美丽的。

这话，我同意，否则就会伤害每朵花儿的心，就会让它们觉得，我不够怜香惜玉，是李逵一个，不懂情韵。可是，美中还有最美的吧？如果硬要说哪种花儿最美，我觉得，就是棒节石斛。当然，这话只能在心中想，不能说出来，不然，其他花儿会伤不起的。那样的话，我也会感到一种罪过，一种愧疚。

伤害美女的心，我是不忍的。
伤害花儿的心，我更是不忍的。

我夸奖棒节石斛，绝没有贬低黄喉石斛的意思，也没有和黄喉石斛相比较的意思。没有比较，当然就不分轩轻，没有高下了。这是因为，它们之间本来就没有可



黄喉石斛



蜻蜓石斛



棒节石斛

在商洛抗金的民族英雄邵隆

大山 葛慧荣

邵隆(公元1095—1145年)，又名兴，字晋卿，生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，解州安邑(今山西运城)人。邵隆少时爱读书，尤喜经史，对古往今来的忠臣义士、英雄豪杰十分向往和佩服。

北宋哲宗从幼龄继位，由高太后摄政，因对外妥协求和，使西夏坐大，步步南侵，黎民百姓多受蹂躏践踏、劫掠之苦，以致边患频仍，民不聊生。当此时也，十多岁的邵隆对本朝武官贺铸所写的《六州歌头》爱之有加，过目成诵——

“少年侠气，交结五都雄。肝胆洞，毛发耸。立谈中，死生同，一诺千金重。推翘勇，矜豪纵，轻盖拥，联飞鞚，斗城东。轰饮洒垆，春色浮寒瓮，吸海垂虹。闲呼鹰犬，白羽摘雕弓，狡穴俄空。乐匆匆。似黄梁梦。辞丹凤，明月共，漾孤篷。官冗徒，怀倥偬，落尘笼。簿书丛，鹖弁如云众，供粗用，忽奇功。筋力尽，渔阳弄，思悲翁。不请长缨，系取天骄种，剑吼西风。恨登山临水，手寄七弦桐，目送归鸿。”

他暗暗在心里打定主意：长大后要作“剑吼西风，系取天骄种”的英雄，保家卫国，保老百姓安宁。

稍长大后，金人大举入侵，大片国土沦丧，老百姓流离失所。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靖康元年(公元1126年)，金兵攻陷汴京(开封北宋都

城)，虜徽、钦二帝北去，北宋灭亡。

“天欲坠，赖以柱其间”，幸有岳飞(公元1103—1142年)率岳家军挺身而出，屡战屡胜，收复了不少失地。

邵隆十分佩服岳飞的壮举，于南宋绍兴元年(公元1131年)组织义军抗金，在解州神稷山扎营结寨，屡败金兵，全力阻挡南进的金军。邵隆曾高歌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：

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

靖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，何时灭。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”

胸怀大志、满腹韬略的邵隆带领义军奋勇杀敌，全军受爱国激情鼓舞，士气高涨，一时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。金人深忌邵隆，派重兵包围了邵隆所居住的山寨，并断绝了义军的粮道和水源。邵隆率义军拼死血战，终于突围而出，转而投奔陕州(今河南陕县)知州李彦仙，成为李将军麾下的一员虎将。不久，陕州失陷，邵隆一路突围奔东南而来，旋任陕东南商州知州。绍兴十一年(公元1141年)正月戊辰，金军进攻商州。邵隆为了迷惑敌人，故意弃城退兵，驻扎于城西四十里之洪门堰。二月金兵又来进攻，

邵隆设三面埋伏，严阵以待，并命其子邵继春出城北以虚张声势。金人不知是计，力攻洪门堰时，邵隆伏兵齐出，杀声震天，金军大败，金将阿穆尔贝勒被俘。当年冬天，收复商州、魏州(今河南灵宝)、陕州(今河南陕县)三州。

邵隆自绍兴二年(公元1132年)到商州任知州十年，多次打败金军，直到这次大胜，使金军不敢正视商州。然而，腐败无能、畏敌如虎的南宋小朝廷，一味妥协议和，置广大军民灭敌复地之壮举于不顾。宋金议和后，双方商定在商州棣花(今属丹凤)筑“二郎庙”，并以此为界，宋金各安南北。

因议和有“分割商地给金国”之屈辱条件，与商州情深的邵隆愤愤不平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未几，邵隆调任金州(今陕西安康市)知州。人虽走了，但邵隆难忘在商州抗金的3600多个日日夜夜，常常派兵化装成老百姓，越境袭击金兵，直捣得金军人心惶惶，坐卧不安。

戎马之余，邵隆喜吟咏，其诗多忧国忧民之作，如《笔架山》诗云：“金虏寇陕西，豫寇侵河南。何处于净土，惟有笔架山。”

宋高宗绍兴十五年(公元1145年)，奸相秦桧派人以毒酒谋杀了邵隆，一代英雄饮恨而终，年仅51岁。有人洞悉此情，在宋金边城棣花拍栏长叹而歌曰：

“想那日聚义从军，想那日双角辕门；
想那日挟剑惊风，想那日横槊凌云；
想那日直捣黄龙，想那日二圣迎回；
想来想去雄心在，怎奈天意不容人；
为君为王良心丧，再加卖国秦桧贼；
毒酒一杯英雄恨，千古高骂奸臣。”

赵构、秦桧干了金人想干而干不到的事，真是为亲者所痛，为敌者所快。

仔细想来，一味苟安“欲把杭州作汴州”的南宋小朝廷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答案是：若不铲除抗金英雄，任他“直捣黄龙，迎回二圣”，徽宗是赵构的父亲，钦宗是他的兄长，父兄回来了，还有赵构为所欲为的戏吗？

昏君奸臣，忘祖卖国，残害忠良，罪大恶极，已被牢牢地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遭人唾弃，遗臭万年。民族英雄邵隆，虽死犹生，光耀青史，永垂不朽！

